

今日作家文丛



达日汗 著

我
用
爱
情
整死你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达日汗
◎
著

1/原来野蛮是这个样子

23/喜欢落跑的俏娃娃

43/悍女的本色

63/继续的刁蛮

我用爱情整死你

83/爱情大魔咒

101/快乐“那达慕”

121/我用爱情整死你

137/爱情也会冲昏头

59/并不浪漫的结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用爱情整死你/达日汗 著 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6. 12

(今日作家文丛)

ISBN 7-80680-116-2

I 我…II.达…III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0738 号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 大丰市教育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5 875 印张 10 插页 140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 册

ISBN 7-80680-116-2/I·326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224100)

I will kill you with love

自序

很久很久以前，统治林木中所有百姓的部落首领的儿子，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，父王迫切希望他传宗接代。然而，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王子就是不着急。说实在的，并非他不想，而是没有一个女孩的容貌与气质让他心动。

有一天，王子照常到山林深处打猎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他发现晨曦中站着一位百媚千娇的双十年华女子，身体不断发出阵阵幽香，令人如痴如醉，神魂颠倒。也许是被女色冲昏了头脑，王子竟毫不思索绝色美女出现在深山老林的疑点，隐瞒着父王把女孩带回了自己的营地，过起了夫妻生活。没有来历背景的王子妃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只吃獾肉的诡异举止，引起部落上下议论纷纷。

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有关谜一般王子妃的谣言很快传到了父王耳中，经多识广的父王认定她就是传说中有着三只眼的妖精，在山林深处以小动物为食。于是，父王连夜赶到王子的营地，下令捆绑



王子妃,当众掀开头发察看有无第三只眼。结果证实:王子妃原来就是妖精的化身,父王下令将她砍头处死,王子幸福的婚姻就这样破碎了。

恩爱夫妻即将生死诀别的时刻,王子痛不欲生,王子妃凄怆的说:“你不要伤心,等到来年的春天,在我血洒之地,将长出一株美丽而叶大的植物,你把叶子摘下来,晒干,卷成筒状,点燃吮吸,就会闻到我的体香,感受我与你同在一起的快乐……”

次年夏天,神情落寞的王子重返伤心地,果然看到一株有如爱妻所形容的巨大植物,花枝招展的向自己招手。他按照遗嘱,将这种植物的叶子晒干,再卷成筒状,点燃猛吸,果然感到沁人心扉的是爱妻的清香,让他飘飘欲仙,从此便爱不释手了。

这是奶奶在世时用蒙古语给我讲的一个民间故事。

感动人心的故事中,令王子着迷的植物名叫烟草。至今,人们对烟草的迷恋,仍像爱上自己心上的人一般痴情,欲罢不能。

长大以后,我一直记得这个故事,觉得它的象征意义不亚于汉族的《梁祝》。美丽的女妖,为了爱情死在荒野,但是她的爱没有泯灭,她的心不死,她还要化作一株美丽而叶大的植物,用自己的体香来快慰爱人的心。而痴情的王子,即便后来发现相濡以沫的妻子是个女妖,也未因此否定以往的恩恩爱爱。最终,王子神情落寞,终日在吸食爱人的气息中,沉湎于记忆,了却残生。这是个悲剧,却以震撼人心的力量,证明了爱情的伟大,爱情的永存不朽。

奶奶是个充满智慧的蒙古族老太太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听奶奶讲了这个有关爱情的传奇故事。我甚至觉得,因为失去了爱妻,王子生不如死,即使死掉,也是被爱情整死的。

齐·达日汗

2007年春于呼和浩特



第一章 原来野蛮是这个样子

青城道 35 号，这个号称“地狱”的胡同里是各个学校的所有不良学生“终极 PK”的地方，仿佛阴冷的气息永远在这个胡同里徘徊……只见这时，一推穿着“扎特学院”校服的学生，歪着头，叼着烟卷与我们三个人嘿嘿对峙着……

金色十月的腾格里浩特弥漫在秋高气爽的诗情画意之中，飘逸的枫叶如调皮小孩子那酡红的脸颊，在风中欢快的跳跃着……

圣德学院是腾格里浩特有名的重点大学，值得称道的是圣德学院还有一个别称——“诺颜学府”。“诺颜”是蒙古语贵族的意思，但是在这里，“诺颜”可是包含了两种含意：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诺颜”，即靠家族势力进入圣德学院的公子哥，靠捐款投资进入圣德学院的财团老总的娇小姐；而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诺颜”，是指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考入到圣德学院的书生秀女，他们都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布衣诺颜”……

时间没有停止，还在滴答声中继续流动着，苍茫的云朵，远处翠色欲流的草原，交织出一片童话般的奇异梦境。梦境下的圣德学院校门前，仿佛开了车展般，大大小小，只要是世界上知名的轿车跑车都来齐了。远远的，三辆不同颜色的跑车像吃了兴奋剂的公牛，横冲直撞地跑了过来，该死的，难道他们真的不要命了吗？

一个急刹车后，从车上跳下来三个人，带着清晨的灿烂气息，迎着初蕴脸颊的火红骄阳，向圣德学院的大门口拽拽地走去。

.....

I will you will love

我挂着一副冷瑟的表情，身后跟着巴特尔、苏德这两个目空一切的家伙走在校园里。圣德学院的日子向来都是那么的波澜不惊，平淡又带着无聊。

“呀？是蒙狼三人组的达尔汗夫耶，真是帅呆了！”路边的花痴女再次发起白痴般的尖吼，媚眼不断，尖叫声时时传进我的耳朵，我紧皱着眉头，脸颊上愈发冰冷。天天上学，天天被花痴女纠缠，开始还有点兴趣，可是现在——看到她们的样子就想吐，真是搞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女生都那么白痴加弱智。

巴特尔有些不满的看了看我，露出一贯的妒忌表情，就差打个国际手势给我了：“喂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抢了风头？难道我没有你帅吗？”

我冷冷的一笑，“白痴！”

巴特尔翻了翻白眼皮，习惯性的没有理我！

苏德幸灾乐祸地“嘿嘿”一笑，保持着一贯的花花公子本性，扬着眉头，对着路边的花痴女打着招呼，吹着响亮的口哨。

“HOHO——快看，那个女生看到我脸又红了，这是第三次，嘿嘿，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跟上来。”苏德边说着边向一位躲在路边枫树下的娇小女生走去……

“靠，我看他才是白痴！”巴特尔对着苏德的背影恶意的伸出一根手指。

我无奈的耸了耸肩，看了看几个越走越近的女生，留下巴特尔，独自向教室的方向走去。

几个女生看着我的背影不满的嘀咕几声，相继围上巴特尔。

无可奈何的巴特尔对着几个女生嘿嘿一笑：“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一个高鼻梁的漂亮女生对着巴特尔羞涩的一笑：“不知道你放

学可不可以帮我约一下达尔汗夫,十分钟就可以! ”

“还有我,明天是周六,你帮我约一下他好吗? ”

“我也是,明天中午能同他吃饭吗? 我想同他单独谈一下! ”

.....

“打断一下,难道你们就没有想同我约会的吗? ”巴特尔尴尬的问道。

“哦,不好意思,如果达尔汗夫实在没有时间的话,那就拿你当替补吧! ”

“替补?”巴特尔差点没一口气憋死,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帅哥吗? 强压住想把我干掉的冲动,巴特尔尴尬的摊了摊手:“对不起,好像最近他对女生超级不感冒,所以我帮不了你们!”说完带着满脑子的诅咒,向我的背影追去。

几个女生看着我走进教学楼,失望地离开了!

校园的上课铃声响了起来,无数只蚂蚁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里爬出来,向各自的教室涌去,该死的,无聊的一天又开始了!

.....

课间休息十分钟——

“达尔汗夫,听说‘扎特学院’有几个小子不服气呢,放学约我们见面,怎么样,有没有兴趣?”巴特尔大模大样坐在我的桌子上,拍着我的肩膀。

苏德从座位上欢呼一声跳起来,向我冲来:“哈哈,真是太好了,终于又有不怕死的小子送上门来让我们K了,HOHO——给他们点厉害尝尝! ”

我眼中寒光一闪,嘴角撇出一丝无所谓的弧度,耸了耸肩:“好啊,那就放学见吧! ”

上课铃声刚刚响起,“毛概”老师便挺着臃肿的肚子,推开教室

门走了进来。

不等老师开口，教室内已经哀鸣一片。我……头疼啊！该死的，难道他不知道我最乏味的就是毛概课吗？算了，睡觉，没看到巴特尔与苏德那两个家伙已经摆好睡觉姿势了吗？

……

青城道 35 号，这个号称“地狱”的死胡同里是各个学校的所有不良学生“终极 PK”的地方，仿佛阴冷的气息永远在这个胡同里徘徊……只见这时，一堆穿着“扎特学院”校服的学生，歪着头，叼着烟卷与我们三个人嘿咻对峙着。

巴特尔哈哈一笑，身高一米八三的强壮身体一晃，不耐烦的向前走了一步，凛冽的气势逼得对面的那些人一阵心虚。

我有些不屑的点着了一根烟，慢慢吸着。

“喂，该死的蚂蚁，你们不是挑衅吗，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，是不是吓破胆了呀？哈哈哈哈……”苏德俊美的脸庞形如刀削，对面的人终于被苏德的嘲笑声激怒，一起叫喊着冲了过来。

我撇了撇嘴，冷酷的脸庞不带一丝波动，紧吸了一口，随手扔掉还剩下的半根烟。“一共八个，我要三个，剩下的你们来分。”说完抢先冲了出去……

巴特尔暗骂了声卑鄙，哪次都是你来分配任务，每次还都抢先，考虑时间不多，咒骂地看着一个离自己最近的蚂蚁，斗大的拳头挥了出去。

苏德也毫不示弱，兴奋的眼神盯向一个黄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出一脚……

我一脚踢在一个扑克脸的小腹上，躲过左边冲上来的拳头，暗叫了声该死，又一脚踢飞抱着肚子的扑克脸，然后挂着满脸的冰霜看向那个偷袭我的家伙。



我对着他不屑的勾了勾手指头，那小子看了看倒地的同伴，终于咬了咬牙向我冲来，冷酷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，我飞身而起，坚硬的膝盖直接撞上那个小子的胸脯，在他嚎叫着捂着胸脯弯下腰的瞬间，一个学自泰拳的飞肘直接击打在了他的头上，看到他带着满脸的不甘，像一块泥巴般瘫倒在地，我鄙视的目光又看向那个双腿不断颤抖的锅盖头。

锅盖头向后退了还没有两步，便被后面砸来的拳头击飞，“嗷”的一声倒地后，紧接着露出的是苏德奸诈的嘴脸。

差不多十分钟，刚才还叫嚣的八个人全部倒在了地上，呻吟声不断。

“嘿嘿，全部摆平。”巴特尔兴奋地喘着粗气，斗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而下。我对着奸笑不已的苏德比划了一根中指，然后面无表情的说道：“接下来做什么？”

“接下来？哈哈，接下来当然是去酒吧喝酒了。”苏德斯文的拿出一包面巾纸擦干了头上的汗水。

我皱了皱眉头，不忍扫了他们的兴头，这两个白痴，除了喝酒就是泡 MM。

三辆跑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，一路飙向“阿拉坦乌拉酒吧”。

.....

清晨，愉快的鸟鸣伴随着浓郁的花香，在这片优雅而恬静的环境中，偌大的草地和种满姹紫嫣红的花园里，沁凉的微风摇曳着长尾巴的小草，怡然的空气懒洋洋地包围着绿阴下的雅致别墅。

阳光透过薄薄的纱窗照射进来，我躲闪着阳光，可还是醒了。

揉着太阳穴，我终于记起昨天在“阿拉坦乌拉酒吧”里喝酒，差不多闹到了半夜才回别墅里睡觉。打了个哈欠从床上爬起来，差点忘记了，今天中午还要送阿爸上美国的飞机，如果去机场晚了，一定

会被阿爸骂死的，该死，早知道昨晚我就直接回家了。冲进卫生间冲了个澡，穿上衣服，我下楼向车库走去。

我驾驶着自己的红色 Enzo 驶上公路，汽车逐渐远离大青山，嗯，估计再有十几分钟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。

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昨晚的事情，巴特尔那个不怎么会喝酒的笨蛋估计又被卑鄙的苏德灌醉了，如果不是我勉强拦了几下，估计他又会出丑的。想着心事的我浑然没有留意路边有些什么，直到那声刺耳的尖叫声传来。

我微微一惊，把车子驶向路边，停下来，想看个究竟。

只见一名穿牛仔裤和蓝色无袖上衣的女孩愤怒地向我冲来：“该死，你刚才差点撞到我知道吗？”

哦，是吗？我面无表情的打量着她，她手里居然抓着一块石头。

“所以你想用石头砸我的车？”

女孩瞪大怒眼，一脚踹在 Enzo 的车胎上：“我现在更想砸你！”她抬起手，就要扔手中的石头。

我靠，这丫头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砸我？哼哼，我看她真是活腻味了。我有些火大的忽然抓住她的手，手腕一翻，把她推倒在车盖上，这丫头还不服气，对我又踢又咬，真像只发春的野猫。该死，我不客气地把身子贴了上去，把她紧紧压在车上，警告道：“如果你想活的时间长些，最好给我老实点。”

女孩被按在车上，估计心里已经快要被我的野蛮行为气炸了，虽然不能动，可是却能感觉到我紧贴在她身上的胸脯。女孩一机灵，“你个臭流氓，放开我，竟然敢吃姑奶奶我的豆腐，我看你不想活了才对。”

放手？我有病呀？我眼里闪着奇异的光彩，冷冷地看着这个女孩：白皙的脸上泛起一片怒红，浓黑的长发直披在肩上，大大的眼睛



恶狠狠地瞪着我……我确信,如果我此时放开手,她肯定会扑上来咬我一口。

为了安全,我还是让这只小野猫老实地在车盖上趴着吧!

“我靠!”这丫头一副小太妹的嘴脸,简直没教养!

我手上继续加劲:“你妈没教过你怎么说话吗?”

“管你 P 事!”女孩再次口吐恶言,奋力挣扎,突然破开喉咙大喊:“救命啊,警察,有色狼……非礼呀……”

女孩的吼声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,有的放慢了速度,有的摇下了车窗。

我不得不松开手,女孩揉着被我抓疼的手腕,看样子是在考虑是就此罢手还是扑上来讨回公道!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好笑,大清早的同一个毛丫头斗什么气呀?她看上去年纪与我相仿,红红的嘴唇一阵发白,估计是被我气的!算了,我可没有时间陪她玩。掏出钱包,随意抽出一沓钞票塞入少女圆鼓鼓的领口,然后转身打开车门,不管撞到没撞到,这些钞票足够打发了吧!

女孩……“这该丢进绞肉机的混账流氓,他竟然把钞票塞进我的领口?这样的动作通常是电影上的花花公子打发风尘女郎时用的!!我……”女孩被愤怒渲染的脸上一片杀气……她一脚用力踹在 Enzo 的车门上,正好我准备上车,于是车门重重地把我夹在中间,我疼的闷哼了一声!

“该死的,我饶不了你!”我冷着脸下了车,黑色的眼睛里面,愤怒的光芒仿佛两座冰山相撞后产生的山崩一样,铺天盖地的朝这个野丫头的脸上压去。

那女孩双手叉腰,竟然一点不怕,得意洋洋的望着 Enzo 漂亮的红色车门上她留下的脚印,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

“该死,刚才用力大了,脚好疼!”女孩突然皱起了眉头。

I will go with love

我一步一步走向她。

女孩悍然不惧，从她的领口掏出我的那一沓钱，看上去准备扬到我的脸上。

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告诫自己，千万别跟这个小丫头一般见识，自己好歹也是“东亚财团”的唯一继承人，如果被狗仔队发现自己揍一个小丫头，上了头条不说，阿爸也一定会掐死我的。

我伸手拎住女孩的领子，想着给她一巴掌后她会是什么样子。

女孩张牙舞爪的发着疯：“该死，放开我，要不然我问候你家老母啦！”

“什么？你敢骂一句试试！”我怒极反笑，现在的女孩真是太需要管教了，哼，如果她敢真的骂，我一定揍的她满脸开花。

这女孩却机灵的很，眼见我也在暴怒中，而她和我做对的后果也显而易见，于是口风竟然一改，一个甜蜜的笑容出现：“呃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开着法拉力一定很有钱对吧，既然如此，你给我的补偿金是否太少了？”

我算是见识这个女孩的厉害了，能屈能伸！我放开她，懒得与她再纠缠下去，又掏出几张钞票甩给她，厌烦的道：“拿去，让开路！”

少女眨了眨眼睛，斜眼看着我，忽然把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，掏出很大一把钞票，冷笑着：“混蛋，给你，只要你和你的垃圾车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，我可以再赏你一些！”虽然有些心疼半年的零花钱就这么没了，但是心中却是很爽。

女孩见我不说话，有些不耐烦地道：“拿去，快给我……”她硬生生地把“滚”字吞了下去。

我的眉头一扬，忍住唇角的一抹浅笑，伸手接过钞票，低头钻进车子，发动引擎，“谢谢了！”说完车一溜烟的开走了！



女孩对着我的背影又是一阵恶毒的诅咒后，沮丧地坐在马路旁，该死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她本来是想拦一辆车，载她一起去市里的，讨厌的阿妈，竟然今天要去美国，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她去机场呀，早知道她就不陪格格来她的朋友家了，这个破地方，竟然连个公车的影子都没有，更别提出租车了！哼，都怪那个开法拉力的猪，非但没有理睬她的招手，还险些撞到了她！若不是她及时拦了下来，险些又被逃走了！不过……他没有逃走又怎样呢？那个无耻的家伙竟然把她压在了车上，用钱羞辱她，然后，然后还拿了她的钱跑路！真是该死的家伙！

我边开着车心里边嘟囔着，虽然往常倒霉的事情也遇到不少，但是没想到今天却被一个野丫头给气炸了肺，算了，同她斗什么气，斜眼看到被我随手扔在车座上的钞票，该死的，我一个急刹车，180度转弯向回驶去……

只见女孩站在那里，摆出一副红尘女郎的POSE，正搔首弄姿地迎着一辆驶来的小货车扬着手，运货车连拽都没拽她，扬着屁股给她吃了顿黑烟后，扬长而去，她气愤地对着运货车的尾巴扔出一块石头，石头没有追上货车，却迎上了倒霉的我……

“哗啦！”

玻璃碎裂的声音。

女孩定睛一看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只见我正愤怒的坐在车里，而挡风玻璃却被石头砸了一个大洞。

女孩……竟然哈哈笑了几声，撒开腿就跑，她也不傻，知道这辆法拉力的车窗就算把她卖掉都赔不起。

“混蛋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我抬脚踩上油门，脚能跑过轮子吗？不等这个女孩跑出几步，我的车就贴着她的身体停了下来，我打开车门，一把揪住正撒腿狂奔的臭丫头。

我……我真的想狠狠揍这个臭丫头一顿，这可是阿爸刚从法国给我定做回来的爱车，可是还不等我动手，她便抱着头蹲了下来，一句“不要打我”过后就是放声大哭，我……都怪我心太软，人家姑娘都哭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！

“你给我起来！”我靠，这个无赖。

“你打人，我要告诉警察！”她边抽泣着边耍起了无赖。

我……我简直啼笑皆非，我好像连手指头都没有动过一根的吧？

“我打你了吗？”

“你，你就要打了。”真是聪明的家伙，我使劲咬了咬牙，恐怕自己再多待一会就会疯掉，我记起我返回的目的，从车座上把钞票拿起来，然后扔在了她的面前。

这个女孩也不客气，竟然把钱拾了起来！

我气得哼哼了两声，黑着脸正要上车……

“你就这么走了？”女孩有些奇怪。

懒得理她，我发动了引擎。

女孩有些心虚的偷眼看了看我，“你不用我赔车？”

我带着满脸的冷酷回头：“你想赔？”

“啊？”女孩困惑了一下，肚子里骂了声白痴，人家都没有说赔，你提什么呀？脑子一转，竟然痛哭地呻吟一声，抱着脚弯下腰去：“疼！”

我踩住刹车，不知道这个丫头又在玩什么花样，直觉告诉自己，这个丫头不是善良之辈，还是少管闲事的好！

“哎哟！真疼啊！”女孩的呻吟声再次传来。

我没好气的下了车，冷漠的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送你去医院？”

女孩暗中眨巴了下眼睛,一脸痛哭的表情呻吟道:“谢谢你……哎哟……真的好疼……估计是刚才跑得太猛,不小心扭到的……能去医院最好。”

我无奈的撇了撇嘴,一把拎起她,将她丢进车的后座,却没有看到女孩偷笑的表情。

踩上油门向来路驶去,要快点把她送到镇里的医院去,刚才耽搁的太久了。

女孩正得意间,突然发现路不对,大叫道:“停停停!”

我猛得一个急刹车,女孩“砰”地一声撞上前面。

“喂,你会不会开车呀?”女孩用手抚着胸脯。

我眉头一皱,强压怒火:“你鬼叫什么?”

“你走错路了知道不知道?这个方向是去镇上的!”

“就是去镇上!”

“什么?不行,我要去市里!”

我回头看着她,有一种受骗的感觉:“哦?是吗?看来你的脚不疼了是吧?”

“啊?我……我疼啊,越来越疼!”女孩赶紧在后座上蜷成一团,做出“痛苦万分”状,“只是我比较信任市里医院的医疗水平!”

“你给我下车!”我终于肯定我受到了愚弄,邪火再次窜了上来。

“我要去医院。”女孩一副打死我也不下去的坚毅表情,心中想道:“好不容易骗得上了车,你要我下就下呀?”

“你是不是要我丢你下去?”为了解气,我决定亲手扔她下车。

女孩一见情形不妙,马上见风使舵,软语央求道:“求求你,就算做做好事,带我到腾格里浩特吧,如果我不赶去送阿妈上飞机,阿妈一定会克扣我的零花钱的。”

我……哼!如果不是先前看见了这丫头的野蛮样子,我没准还